

A·雅可勃桑，N·拉烏德作

游擊隊的兒子

陸
吳

風
勞

譯
繪圖



晉察冀邊區教育陣地社出版

卷 頭 話

這一小小本書，包含兩個短篇小說，原爲愛沙尼亞在偉大的抗德戰爭中發生的故事，由蘇聯丁·杜姆從愛沙尼亞文譯成了俄文，我又根據蘇聯國家兒童文學出版局於一九四二年印行的俄文版本譯成了中文。這裡的兩個短篇是蘇德戰爭時比較優秀的作品，曾經各地轉載介紹，流行很廣，它的內容，不單單是寫了兒童的故事，而是真實地反映着戰爭中孩子們的心理感情，描寫了孩子們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對法西斯敵人的仇恨。描寫了蘇聯愛沙尼亞兒童們在偉大戰爭的陶冶下，具有着天真的正義感，大無畏的反抗精神，和對鬥爭勝利的信念，這兩篇小說，對於童年的小朋友們，是富於教育意義的有益的讀物。

譯者識於華北聯大。

六，一，一九四六。

目次

游擊隊的兒子
哈恩的爸爸

A·雅可勃桑作
N·拉烏德作

游擊隊的儿子

▲ 雅可勃森作
陸 風 譯

那一天的夜間，在從樹林到村莊的一條道路上，他們被敵人捉住了。被捉到一所舊時地主們的火酒釀造場裡去，整天的被拷問和毒打着，到了夜裏，便被吊了起來。當他們被拖着在大街上走時，他們的兩腿很艱難地支持着，但是這三個身材高大而精神剛毅的人，滿身沾着血污，依然是那麼堅定，頑強不屈，正和他們在不久之前與敵人搏殺時的神情，沒有兩樣。走到村公所的門前，就被綁網在埋入地下的木樁



子上，好等看敵人把附近的老百姓們都趕聚到這裡來參觀。當死刑的命令還沒宣佈以前，村公所總是照例要做一個短短的講話，述說着游擊隊的罪惡行爲，等到死刑命令一發布出來，隨後就一切都完結了。

從南邊窮苦鄉村裡被趕來的人們，都被按排在比別村人離犯人更遠近的位置上，他們默默地望着死刑的執行。完了以後，又默默地走散開去，——他們大半都不爲自己可死者哭泣，可是他們都好好地記在心裡，期待着一旦時機到來。好像人們對死者沒有什麼可說的安慰話，就是對那個矮矮的黧黑臉兒的小孩子，也沒有什麼可說的安慰話，那位小孩子的充滿了絕望的眼睛，曾和別人一起注視着這個死刑的執行，現在他又同別人一起很快地離開，走向池沼附近的村莊去了。

剛走到牧場邊緣上的一棵枝低垂的老白樺樹下時，這個孩子安特斯，就停下來。悄悄睜着他的人們，都看出他是想回頭往後面望一望，他現在心裏是十分難過的。向下低垂着的白樺樹的枝條，靜靜地在孩子的頭頂擺動着，當他把身子晃到粗粗的樹幹上時，他覺得好像樹幹也有點搖幌起來了。

安特斯直等到只剩他一個人了，他才慢慢地轉過頭去，他從這兒清楚地看見了，真的，他們確實還站在那裏，痛苦地吊在繩子上，頭垂得低低的，低垂到了胸部去，就像他們在垂頭假寐着等待什麼似地。他的爸爸就在那三個人的當中，其餘的兩個人站在爸爸身子的兩邊，那是安特斯全然不認識的兩個生人。



游擊隊員柔和地攥住這孩子的手說：

——別以為我是想教你變成爲一個無情的人呀，不是的，要知道，我們永遠不該忘掉那些可尊敬的人們。當我們戰爭勝利的那天，我們將建立起偉大的烈士碑來，我們要把那些在今天鬥爭中犧牲了的一切人們的名字，都追憶起來。到那時，我們才有充分的時間來痛哭自己的親人和朋友們呢；……喂，你幾歲了？

——十五歲了——安特斯回答。

他們早已離開了公路，沿着濃密的林叢的路子走着。現在又走出樹林，來到開曠地

——你好，——孩子簡短的答着，

——你……從那兒來的嗎？

——是的。

這位生人，帶着一幅很剛毅的，長滿鬍鬚的臉孔，臉上仍然是那麼沉着平靜。但是他那雙明亮而深沉的眼睛，突然變成凝視的樣子，好像想用自己的銳利眼光看透了對方的心的深奧。最後，他用比以前更小一點的聲音說：

——好孩子，不要灰心！你爸爸會是一個十分勇敢堅定的人。當打擊敵人時，他的手一次都不會動抖過，就是當我們犧牲了一些最好的戰友時，他也從不會灰過心。可是你，你也要全然跟爸爸一樣才好。

安特利注視着那個穿帆布襯衣的人，他明白了他是正在同什麼人談話。於是終於問道：

——那麼，你……認得我爸爸嗎？

——認得，我們在一起工作已有兩個月了啊。你也許曾經聽說過，我就是那個叫庫斯克的，他們正觀賞着很大的一批錢數，來奪取我的腦袋呢。

——啊呀，你，你就是那個庫斯克呀，——安特利天真地說。突然心裡泛起一種驕傲的想頭，爸爸也和這位著名的英雄手攜手地在一塊戰鬥的呀。



游擊隊員柔和地握住這孩子的手說：

——別以為我是想教你變成爲一個無情的人呀，不是的，要知道，我們永遠不該忘掉那些可尊敬的人們。當我們戰爭勝利的那天，我們將建立起偉大的烈士碑來，我們要把那些在今天鬥爭中犧牲了的一切人們的名字，都追憶起來。到那時，我們才有充分的時間來痛哭自己的親人和朋友們呢；……喂，你幾歲了？

——十五歲了——安特爾回答。

他們早已離開了公路，沿着濃密的林叢的路子走着。現在又走出樹林，來到開曠地

帶了，游擊隊員停住腳步說：

——好，小朋友！絕不能爲這事灰心的，你不要忘記：你並不是孤獨一個人，我們會常常照顧着你的。如果你需要什麼東西，請告訴我們，寫一個紙條來池沼附近的小河邊，注意那兩枚尖的，在樹幹上已刮去一些樹皮的帶標誌的松樹吧。在這棵松樹的根子下面有一個深洞，一找，你就會找着的。平時那裡都有我們的同志在放哨。能記住嗎？——能記住……當然，能記住的……——安特斯感激地咕囁說。

游擊隊員笑了一下，把手一揮便不見了。在快到夜間的濃厚的昏暗中，孩子又只剩下孤單的一個人了。

三個被處死刑的游擊隊員的屍首，綁在村公所門前的木樁子上，整整掛了一個禮拜。孩子每天傍晚都要爬上小土丘去望一望他們。直到守衛着屍體的德國哨兵們，終於最後把他們的屍體從那裡移去時，他心裡才好像從一個日夜折磨着他的痛苦的魔手裡解放了出來。

從此他在日常生活裡，就一心一意地，銳敏地注意着他周圍發生的一切事物。就是一件極微小的事情，他也不准輕輕忽略過去。

在外表上看來，他還像是極平靜，甚至是愉快的樣子。他留心着人們所不大留心的事情。他到處溜串着，一會到這兒，一會又在那兒，和人們閑聊。有時也和富村的家長

們座談，這些富人們是會很技巧地隱瞞着自己對德國人的同情的。於是他的熟人們一天天地多了起來。很快地，除了本村人以外，他和外村的人們也熟識起來了。人們對他毫無疑心地，用眼睛和耳朵替他幫忙着；在這兒他聽得一些他所需要的消息，在那裏又聽到一些別的什麼；到第三處又得到第三方面的材料；第四處又得到第四方面的……這樣一來，安特斯就可以供給游擊隊以必要的情報了。有一回，他報告了兩輛德國坦克的消息，後來這兩輛坦克很快便被炸裂得飛向空中去了。他還曾送來了德軍後方司令部要運到一個小學校裡去的情報，他是把這情報送到了一個預先約定的地點的。（後來這個小學校就被燒光了，德國人的屍體和被人民的炸彈炸傷了的軍官們，都被埋葬在這學校的屍骸堆裡了。）後來，他還聽到了德國人的給養車在什麼時候要從村莊出發，於是這些給養車就正在那曾經死過兩個銅鐵收的奇人的地方被解決了。

不過所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都是很偶然的。安特斯自己並沒有把它們怎樣過分地重視。每當他老祖母出去串門聊天，好藉此散一散心裡的苦悶時，或是在炕爐後面睡下休息時，安特斯便獨自一個地坐着幻想起來。他幻想着做一件大事情，幻想着到幾百俄里以外的地方去探聽一些什麼消息，他自己覺得他是爲他爸爸的墳塋在操勞着。好像他在這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給爸爸準備好了修築墳上紀念碑的石頭料子，不過直到今天爲止，這些石料還收集得太少，太微小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在那些石料裡面，還沒有一個大得像樣的東西呢。

恰好有一天，安特斯找到他所幻想的機會了，他那天跑得離本村很遠，跑到池沼地帶去了。他在一個小土崗上歇息了一會兒之後，突然發見一群飛機向西面池沼地帶的草地上飛去。奇怪的是飛機竟飛到那林叢裡去了。安特斯很知道那那邊林叢是不能通行的地方，但是飛機一個跟一個地開始降落下去。滑過樹梢，像是落到那密層層的灌木林裡了。

安特斯站起身來，嘴裡急得發乾了，他非常興奮，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口氣向那面奔去。他現在很自信的認為在那裡，就是敵人的秘密火藥庫了，——這是他們很早就使他偵探着的倉庫。

孩子向前走着，蹣手蹣腳地往前移動着，幾乎自己也聽不到他自己的腳步擦動的響聲。

費了幾個鐘頭工夫，他悄悄地坐在樹林子裡的一棵最高的樹頂上，任大風把他吹得搖擺着，他確實地偵察出了他



所需要的一切。

就在當天傍晚，他很久地躺在河岸上的茅叢裡，和庫斯克同志談着話，非常確實地敘述着他所經過的一切情形。他真感到了無限的高興，因為他聽到這位游擊隊的司令員最後對他說：

——「喂，小兄弟，很好，你幹得幹得很老練啊，我們很早以前就注意到這方面了，可是，顯然，這地方上的孩子們懂得去徹底偵察，這樣，我們明天黑夜就會給這些傢伙們，好好搞他一下吧。」

——「明天黑夜？」——安特斯重複地問着。

——「是的，因為像這樣的大事，必得集合更多的人，單只咱們這裡十來個人是不成的。」

——「是呀，十來個人真太少了，——」安特斯咕噥着說。

又過了一會兒，他才穿過九月的夜的青色的草野，跑回家來。他心裡非常興奮，很久也不能入睡。

好容易他才睡着了，在夢裡又像是看見了他爸爸還在活着。爸爸坐在自己的床頭上，給他講述着什麼很長的故事。這時安特斯在聽着，他心裡感到一種天倫的幸福。

第二天早晨，天下起雨來了。並且刮着風。突然像是秋天的氣象了，田野裡聞不到五穀花香的氣息。在天上是帶着仇怨和寒意的灰色雲層。從窗外的樹枝上向下滴着雨

水，雨水的長流沿着樹幹向下注着，雨水從黃色的樹葉上往下滴落着，像夏天的土地一般乾燥的地面上，還不會被雨水所潤透，他很快地便把落下来的雨水完全吸收了。

老祖母到馬廐裡去弄什麼了。安特斯今天的心情特別興奮，他沿着院子上的潮濕的草地，很快跑到公路上去，把破舊雨衣的領子提起，一直掀到耳朵上。

他走着，走着，越走越高興起來。由於這種快樂的興奮，他竟很久時間都沒有覺察出跟在他背後的「蓋斯力托夫」，（愛沙尼亞解放以前時的法西斯黨徒，東普魯斯人幹特務偵察工作——譯者）現在這個「蓋斯力托夫」幾乎是和他並肩走着了。他壓縫着眼睛在細瞅着這個孩子。

也不曉得安特斯是偶然的呢，還是真的本能地預感到了一種可怕的危險。這孩子突然停住了腳步，回過頭來。他的眼光碰着這個同路走來人的眼光，他倒尖銳地互相注視了一會之後，孩子恍然認出來，站在眼前的人，就是那個新上任的村長，那就是有着大量土地和房產的安德生。這樣看來，他們一定是已經知道他了。

安特斯打算從公路上走開，跑到田野那邊，好藏進樹林去，這時那個同路人同有力手，一下就把他的胳膊抓住了，孩子感到疼痛，但他並沒有喊叫，從「蓋斯力托夫」的黑紅鬍鬚下面露出了輕輕叩響着的兩排大牙，像是準備發出什麼嘲笑的問題似的樣子，他說：

——喂，小伙子，你又急着到哪去啊？

「爲什麼要到哪去？我哪裡也不去，就是那樣的。」——安特爾斯回答。

「呵！就是那樣，——」蓋斯力托夫」說着，惡意地笑了，他並不放鬆了安特爾斯的胳膊，接着問道：

「你這小聰明鬼，我看你……你總是這樣蹣跚來蹣跚去的，像什麼樣的熟人和好朋友都有了。他們和谁都相當要好，不是那樣嗎？」

「沒有什麼要好不要好的，我認識的人們，也都和你一樣。」

「當然啦，當然！」

村長繼續一面笑着咕嚕說。他倆沈默着走了一會兒，最后這孩子很平靜地問道：

「你爲什麼要捉我呢？」

「我提醒你不要說傻話啦，小朋友！——村長聲叫着。他故意裝做友誼地，繼續用甜蜜的小調說。——我只是單純地用手領着你，沒有別的意思啊。喂，親愛的孩子，如果你沒有特別着急的事，可以不可以同我到一個地方去這一遛呢？」

「往哪裡去遛？」

「啊，爲什麼問到哪裡去呢？正如你方才所說的……就是那樣的。」

安特爾斯深深抽了一口氣。在他背后又聽到了腳步聲，於是他立刻明白了這腳步是和他們在一起的，他全身都覺得再沒有絲毫解救的希望了……

他們很快來到了村公所，這個穿「蓋斯力托夫」式制服的人，向那個站在司令部門

口的哨兵說了一句什麼話，那哨兵沒有答話，只裂開嘴笑了笑，把他們放過去了。安特斯被他們把兩條腿打的疼得很。他經過了昏暗的走廊，被推進一間小房子裡去，那間小房被煙草的青煙薰成藍色了。

在窗邊一張桌子后面，坐着一個圓臉盤的官吏，他正在寫什麼東西。看了一下進來的人，他疑問地抬起了淡淡的彎曲的眉毛，穿着「蓋斯力托夫」的制服。村長坐在一張軟沙發上。那個先前總是跟在安特斯后面的人，現在也和他並排坐了下來。

兩對毒狠狠的眼睛，都直盯着這個孩子，在審視着他。顯然，「蓋斯力托夫」和那位官吏是在思考什麼。他們相互交換着眼光。看樣子，他們一定是在先前就一塊兒談過的。突然，安特斯聽到了一聲問話。那問題是他從來也沒預料到的呀。

——昨天你同誰在灌木林裡談話來？

——我？同誰也沒談。——安特斯開始說。

他還沒來得及說完，他們已經用一種什麼彈性的東西照他臉上使全力打了下去。村長已經站了起來，手裡握着膠皮棒，威脅地立在他的眼前。

德國人眯着眼睛，同意地點點頭。隨後又問了幾句什麼。於是村長用低語給他說了很長的一片話。德國人用他那笨拙的手指，一直指點着安特斯的胸膛，又肯定地點了點頭。

——啊哈，沒有！和誰也沒有談話……癩癩仔子！——村長把膠皮棒丟到散放在桌

面的文件上，破口大罵了起來。

他坐下去，一動不動地躺了一會兒。隨後又繼續問道：

——這就是一個小匪徒，難道不對嗎？

安特斯基嚥着含在嘴裡的血水，半句話也沒回答。

審問的人變得更加嚴厲起來了。

——你到底是不是匪徒？甚麼？說！呸，說呀！

孩子沈默着，一聲不響。

——呸哈，你就這樣！你還想玩花着嗎？沒關係，我們就會像剝乾豆莢一樣，一下子把你的秘密都剝開的。——村長威脅地說。

但是，當他看到了孩子對這句話也不在乎時，他便改用軟法勸說了。

——你已經是上過學校的人啦，你絕不會是個笨孩子。你自己會明白的：有些野蠻的惡棍們要對我們玩花着；我們就只好設法對付他們。因此每個人都有義務去偵察這些壞蛋們的行動，並且要把他們報告給政府來。你若是老老實實地說了，我們絕不會難為你的，我們也知道……這些小孩子家，我可以告訴你說吧，你過去的一切事情，我們都可原諒你的。

靜默了，他們允許他一個時間仔細攻虛一番，但他仍然像一條小魚似地，張着口不說話。這可把他們給氣極了，他們向他罵着，喊叫着；用腳踢他；又照着他的臉頰，額

頸，用膠皮棒敲打着，孩子忍受着這可怕的打擊，一直疼到了心的深處去。他咬緊牙關，挨受着這一切痛苦。他們把他拖出去了，拖到一個黑暗的儲藏室裡去，緊閉了房門，又開始拷問他。

他們絞殺他，倒綁起他的兩手和兩腳，然後敲他的肚子。可是他們看，這樣還是不中用時，就開始從他頭上一把把地拔掉他的頭髮。隨後，一個人來折斷他的手指，——這人是個瘦骨棱棱的帶陰險面孔的下士官。孩子疼得實在挨不住了，他再不能支持下去了，於是他由於疼痛和忿怒而大聲號叫起來。但他並沒有屈服，他只是哭號。在那怕人的長時間的苦刑過程中間，他甚至連一句對敵人有利的話都沒有說出來。

殘酷的審訊繼續了一整天，他們一會兒一會兒地給他休息，爲了好一次比一次更加殘酷無情地來拷問他。當傍晚的時候，他們丟下他一個人。他臥在一間黑暗的小屋子裡。可怕地聞到了一種滲透肺腑的血腥氣味，這血腥氣味像是從他這已被打得稀爛了的肉體上發出來的。

他就一直坐在地板上，喘着氣，渾身感到可怕的疲憊，於是他睡着了。他滾臥在冷冰冰的牆腳下，那牆好像要擁抱着他一樣地向他傾斜着。他沈入深深的夢中去了，在夢中他不知怎麼看見了一種綠黃色的東西，後來都爆炸成一條條的了。

好像是被誰衝撞了一下，他突然驚醒了。他絲毫也不記得自己已睡過多大工夫，他赶快坐起身來，這時整個世界都轟鳴着，爆裂着，好像連根都要震翻了一般。他周圍的